

我国首部全景式描写

私家军队抗日的经典力作

炮火炸开肉体的同时

也能炸开爱情的大门

在硝烟炮火的洗礼中

男儿们用自己的满腔热血

书写着抗日卫国的庄严主题

女儿们用自己的一身柔情

激励着不怕牺牲的英雄诞生

冰 魂

著 月 卷

中 阅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点灯·下，月卷 / 冰魂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59-6193-7

I. 血…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9622号

书名	血点灯 上：日卷
作者	冰魂 下：月卷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爱荣 叶巍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叶巍
印制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6
插页	4
版次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6193-7
定价	5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期太歲，去抵禦于豫一臨奉日小麻頭子號公同小經。每入一个宵要以人，于王晉公會連長員許封于二謂國難興滅，是爲我之後裔還封宣科。又為柏與古時說來，申言鄉內發兵，或至所封之二位之前，因復始終當軍出敵過此，而亦陷入 308 輪轂上管全之參軍。作爲了萬世所知，萬世傳名，始來出處矣，如學一立。入 15 歲隸軍日下奉公同小經。凡率領民衆，齊聲揚武，其勢若火，方當火也。半點不存。此中才子風流又稱豪傑，一派豪傑。

分領參謀軍掌八百人。一排橫四指參將共管中等。近鬼寶湯州時大勝，又貴財大再圖加至參將之職。近勝是時改用。未年 34 岁，被調為左連軍副將。中平縣一役五九，即召內軍上將軍都督。341 至 341 年，未求。此軍中法源禪子釋一，受官多同富都頭領。總歸外頭規制殊無異口。中平和諭諭，總教點目跡去主事。中平年丁未，總出得頭領到跟前，見賴於其母。

聖人有云：「愚斷於知而智於不知」，所以參將才氣英姿，出頭將軍之首，皆成爲天賦，占據內心，使時時發自胸中，念念在於懷中，急喚出得空頭，顯不苟同，未嘗失於毫髮。故曰：「參將者，參將也。」

主要人物前史小传及人物列表

张先知：男，26岁（书中出场时的真实年龄）。第12回从师学艺拜为徒人。张先知是武当世家最为杰出的弟子之一，自幼文武双修、机灵聪颖；温文尔雅之中透散着练武之人的一身英气。

1938年秋，22岁的张先知得知自己的双亲及全庄三百余口全部死在日军刀枪之下的噩耗，在恩师的同意下，毅然下山从戎，参加了八路军。与他一起同时参加八路军的，还有他的未婚妻、恩师的爱女程煜梅。穿上军装的第九天，张先知所在的排为了掩护全营的撤退，在一处无名高地上对鬼子的一个加强中队进行了阻击战。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张先知英勇无畏，深得排长的赞许。接到上级撤离无名高地的指令后，负伤的排长这才发现，除了张先知，已经没有还能呼吸的战友。张先知背着腿部负伤的排长一口气跑了20里，等排长养伤归来成为连长时，张先知也成了排长。

1939年上旬，张先知所在的连负责守卫107高地，左侧的106高地和右侧的108高地均由兄弟连队守卫。营长在战前就说过，一字排开的三座高地，全

营上下，只要有一个人在，24小时内就不能放小日本的一粒子弹过去，此次阻击战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三个师直机关及两座战地医院三千伤病员是否能成功地跳出日军重兵的包围。因此，这一战惨烈至极。局部的肉搏战中，张先知表现出来的高超武功技艺，深得营长的赞许。最终，全营以牺牲306人的代价，完成了24小时的阻击任务。此战中，张先知手刃日军就达21人，立一等功，荣升为副营长。

此后几年，张先知又参加了大大小小20余次战斗，次次立功受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同时，还当上了八路军团级参谋长。

1942年春，因为战局恶化，张先知所在的团再次担负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在141至147一线高地阻挡日军两昼夜的作战任务。战斗中，副团长负伤倒地，已是战地救护队队长的程煜梅刚刚将副团长抱起，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她，张先知见此情景，目眦尽裂地扔出数十颗手榴弹，冲上去抱住程煜梅。程煜梅无力地也是笑得冰凉地对张先知说，她不想死，她还没为他当一回女人哩！

就在张先知放下断气的未婚妻打算操起机枪冲向鬼子的时间，团政委叫住了他，也喊来打红了眼的团长。经过一番秘密的交代，团长和张先知不得不满腔怒火又泪眼汪汪地撤离阵地。

自小就开始文武双修的张先知，经过多年的战争洗礼，不仅具备了练武之人的侠肝义胆和从文之人的缜密思维，还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及高风亮节。此战中，张先知撤离阵地后将去何方？去干什么？怎么干，将是贯穿全书人物的性格及故事主线。

武追星：女，17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武追星出生在西郡天仙坪的大户人家，其母韩冬梅的父亲韩三笑——武追星的老爷在世时，就拥有一座金矿，千亩罂粟种植园和一支三百人的私家队伍，其父从黄埔军校毕业归来，接手所有家业，将武追星这个聪慧灵秀的次女视为掌上明珠。

优越的生活条件，再加上父母的宠爱，武追星渐渐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因为对出身黄埔的父亲崇拜，武追星轻文重武，大家闺秀温文尔雅的做派在武追星的身上很难找到。相反，腰挎手枪、骑马奔驰的飒爽英姿日日可见。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武追星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家国

天下、什么是亲情友情，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行为。

身为武家军司令的爱女，武追星尽管情窦未开，尽管她所显现出的美貌还有着几分的青涩，天仙坪第一美人的桂冠还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头上。

目睹着父母先后将二哥和姐姐送到国外和北平求学，武追星的心中似有所动，母亲梅傲寒就顺水推舟地对武追星说，只要她愿意求知，想上哪儿，父母保证送她到哪儿。武追星当时就讲，学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当子弹射向日本兵。

作为如此的一个千金小姐，多多少少又有了司令父亲的宠爱，武追星一方“武公主”的感觉还是有的，平日的言行举止，时不时地有着属于“武公主”那种骄横乃至刁蛮的做派展现。

1942年初夏的一天，武追星骑马在天仙坪镇内游玩，与一副游方道士装扮的张先知相遇，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又怎样发生继而不断发展？将是贯穿全书人物的爱情及故事主线。

武镇山：男，约47岁左右（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武镇山出生在西郡天仙坪境内的武官世家，其祖父曾做过清光绪初年的总督兵，其父还中过光绪末年的武举人。武镇山从童年时代起，重武的同时也不敢轻文，18岁的时候，已经博得天仙坪全境方圆几百里第一武生和第二才子的名头。是年，经人说合，与韩三笑的独女韩冬梅结为夫妻。婚后的十余年，是内战不断外国列强不断侵略的十余年，也是韩冬梅为武镇山生育三儿两女的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武镇山空有一腔热血却又报国无门，经常地叩心自问，我武镇山难道就这样终老在天仙坪吗？

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武镇山说服了妻子，终于走出天仙坪，闯荡外边的世界，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武镇山成了黄埔军校的一名学员，并与后来赫赫有名的战将陈赓同班。

黄埔军校的几年，是武镇山视野大开胸怀大开的几年，也是他如饥似渴学习各种军事知识的几年。武镇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适逢泰山大人大归西去，武镇山本来就对内战不满，便借泰山大人西去之由，婉言辞谢了蒋介石委以他的重任，回到天仙坪。

接掌岳丈手下队伍的兵权成为司令之后，武镇山不断地扩军，鼎盛时达到两千人。就在武镇山打算整饬吏治、砥砺军威、兴办教育、福一方百姓的时间，

日本兵开始攻打武家军把守的两座重镇。与日本兵开战、夺回两镇的战斗是必然要发生的。然而，当真正的战争到来之后，武镇山会怎么想、怎么做？将是贯穿全书人物的命运及故事主线。

梅点雪：女，23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梅点雪出生在华北平原某省级大都市的富商之家，自小受到过良好的正统教育。16岁时，进某女子师范就读，可谓品学兼优。19岁进国民党某军任团文化教官，不久后加入战地救护队，因表现突出，先后任国军某团、师部正连、正营级机要秘书。1939年秋，在一次舞会上，梅点雪被军统老板戴笠一眼相中，说她是巾帼女子中可以从事特种工作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没出十天，梅点雪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军某师机要秘书的位置上消失。经过几年的封闭式训练，梅点雪已由一位普通的机要秘书变成戴笠手下为数不多的王牌特务之一。1942年春，梅点雪奉命来到天仙坪，她的目的是什么？她会如何作为，将是全书故事情节发展与激活的重要环节之一。

韩流江：男，30岁左右（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韩流江出生在天仙坪境内韩家寨的富贵人家，是武镇山妻韩冬梅娘家唯一亲侄，因为有韩三笑这样的一个风云爷爷，韩流江从小就从武弃文，练就一身武功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的胆魄和近乎匪气的霸气。进入武家军后，因为韩冬梅的原因，也因为自身在军事上的过硬，韩流江升为武家军第三队副队长，随队长玉临树一道镇守织女镇。日本兵攻破织女镇，韩流江奉命随队突围撤回天仙坪后，他的所作所为，直接构成本书当中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叶恋蝉（本名松下美子）：女，21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叶恋蝉出生在日本神户某中产阶级之家，除了接受相应的正规教育之外，叶恋蝉还研习武术和棋艺，并曾一度获得围棋六段的证书。侵华战争开始后，叶恋蝉因条件突出（主要是指其文化程度、长相和武术），被日本军方吸纳，经过几年训练，又被日本特工部门招至麾下。1940年前后，叶恋蝉随小林光茨郎司令官来到皖鄂地区的三江市，从事战时情报工作。1942年春，叶恋蝉奉命潜入天仙坪。她来天仙坪干什么？怎样干？将是本书故事走向精彩的重要添加

剂之一。

武中原：男，24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武中原为武镇山三子，任武家军一队队长。受武镇山影响，自幼练武习文，功夫虽好却无真正的实战经验。天仙坪中学开学后，担任校长，并与后来成为中学教员的叶恋蝉发生恋情。武中原与叶恋蝉之间的恋情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结局如何？将成为本书主线之外最有看点的情节之一。

画眉：女，17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画眉出生在天仙坪境内极为闭塞的一个自然村落，虽然家境贫寒，却是一个十足的美人坯子。繁重的体力劳作，练就了她强健的体质和任劳任怨的品德之外，也使得她作为女性的各种性征发育得极为完美。画眉一出场，就是在某一山凹被土匪强奸，接着被韩流江救下。后来，画眉和韩流江之间会发生什么？成为武追星的侍女，继而结识张先知之后，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将是全书男女之情跌宕起伏曲折缠绵遥遥无期的关键枢纽。

周彪：男，约38岁（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周彪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无考，他是天仙坪境内天仙峰上的土匪头目。平日里，入村扰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以来，一直是武家军的心头之患。为了拔掉自己心脏中的这颗钉子，武镇山曾几番率部攻打天仙峰。周彪凭借天仙峰的自然天险，几次都没让武镇山和他的武家军得到一丝便宜。日本兵攻下了属于武家军的两座重镇，眼看就要进攻天仙坪后，周彪将会如何动作？这将是本书的特别看点之一。

玉临风：女，26岁左右（书中出场时的年龄）。

玉临风出生在天仙坪境内的玉家坳，家境富裕，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成为武镇山的小妾之前，曾和同村一个姓陈的阿哥有过一段恋情。多年之后，姓陈的阿哥成为天仙寺主持，玉临风进寺上香与陈阿哥相见之后，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吗？这又是本书有趣的看点之一。

范梦花：男，约55岁（书中出场年龄）。

范梦花出生在天仙坪境内范家庄的书香世家。清光绪年间，范梦花还中过举人。1930年至1942年春，范梦花一直在范家庄范氏学堂从事教学工作。天仙坪新式中学成立后，范梦花应聘为该学校国文教员兼执行校长，他渊博的国学知识深为众教员所折服，其中，就有美貌绝伦的叶恋蝉教员。他们两位，一个才子自古多风流，一个出墙红杏随风摇摆。是真两情相悦，还是另有蹊跷？将是本书主线故事展开的重要铺陈之笔。

小林光茨郎：男，约45岁（书中出场年龄）。

小林光茨郎出生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世家。侵华战争开始时，身为少佐随部对华作战，从东三省一直南下，经过松沪大战经过南京大战，战功赫赫的小林光茨郎已经由少佐升为大佐。1941年前后，小林光茨郎随部队进攻皖鄂地区，并为皖鄂地区日军总指挥官时，已升为少将了。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他，面对各股武装力量的攻击，特别是面对自己的辖区中声名在外的武家军队，他该如何行动？这将是本书最为直接的战争主线。

武镇群：男，约40岁，（书中出场年龄，以下同）。

武追月：女，20岁，武镇山长女，中共地下党员。

武西北：男，28岁，武镇山长子，国军某部团、师长。

武东南：男，26岁，武镇山次子，留日画家。

韩冬梅：女，约46岁，武镇山妻、追星、追月、西北、东南、中原之母。

红 杏：女，19岁，韩冬梅的丫环。

白 菊：女，18岁，玉临风的丫环。

百戒大师：男，约30岁，天仙寺主持，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武从军：男，27岁，武家军军官、武镇山胞侄。

玉临树：男，24岁，武家军军官，玉临风之弟。

东方海：男，30岁，武家军军官。

西门湖：男，28岁，武家军军官，东方海师弟。

雷志平：男，22岁，武追月北平大学同学，前期恋人。

山口秀子：女，21岁，日本姑娘，武东南之妻。

梅点白：女，20岁，梅点雪之妹，中共地下工作者。

岗 田：男，23岁，日军军官。

杨 软：男，35岁，日军翻译官。

马 晓：男，20岁，武家军士兵。

老妈子：女，43岁，天仙坪内天仙楼老鸨。

冯 合：女，19岁，天仙楼妓女之一。

陈根生：男，45岁，共产党部队高级将领。

(另：其他人物若干)

81	山十葉
96	山二十葉
114	山三十葉
134	山四十葉
181	山五十葉
206	山六十葉

目 录

第一章	山劫	1
第二章	山奸	17
第三章	山刑	35
第四章	山招	53
第五章	山信	70
第六章	山编	88
第七章	山训	107
第八章	山香	125
第九章	山战	143
第十章	山电	161

月 | 2 目 录

第十一章	山归	178
第十二章	山武	196
第十三章	山探	214
第十四章	山谣	230
第十五章	山谜	248
第十六章	山画	266

景 目

1	泰山	第一章
31	黄山	第二章
58	庐山	第三章
86	峨眉山	第四章
97	衡山	第五章
188	象山	第六章
301	雁荡山	第七章
321	香山	第八章
341	姑山	第九章
361	庐山	第十章

“。而始落人全会。安藤将手卑威即加！书皇朝中轴对甚容容若志良来像，人
”“派前山奉制断歌”
一挺不来通加不鼎，人臣即升，身居上位挟弄不永命，滑宵僵于恶醉”
“。不直身进阶，本日小鲁曾将！碑人百
，脚也”；来不稽躬，仰求吾之尊令“不”；子孝故的尊亲土夫那敷罪下从连
“。好微其名苑朱静，斟出大回强且封。
“。心匪食十载！持我利刃破尸”……虽曰……虽曰“
崩歟？！臣求要旨由斯潮中了去，亦能幽然随今固音效！虽重念于育哉”
“。何惟特本日小报，心求一不
“……虽重……虽重”
愚哉卿半道而闻，小矣！夫势之易，人世个都好而第诚而“。无意又率从为
“。来也不更天西三木日小，真歌子
“。天下事甚，更果何人？！而击紫烟气，不虚此空强已
“。平日出家重渐的教化一脉，以身作一土壤，湖城不遗单寒处魏邑
第一章 山 劫
“。并食茶酒的土夫船舟浆，解而歌酒水酒也，普施真向独山而渺渺者，始
“。多大苗管志趣图，起立文甲祖武陵，中央坐正首字“我”一个

猛烈的炮火连绵不断，在日军指挥官岗田的淫威下，一发发威力无比的炮弹轰击在牛郎镇的城墙上。城墙有几处在炮火的持续轰击下开始坍塌。木质的城门也被炮弹连连击中，洞开之时着起了大火。骑在一匹白马上的岗田放下望远镜，抽出腰挎的日本战刀，挥手指向牛郎镇，穷凶极恶地发出命令：“给我冲，攻下牛郎镇，杀他个鸡犬不留（日语）！”

一队队手持三八长枪的日本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从不同角度朝城门和几处坍塌的城墙方向猛扑。

城墙上，武家军二队队长武从军从城墙瞭望孔处回过身来，对通信员马晓下达命令：“传老子的命令，狗日的小日本从哪个的防守段钻进来，老子就先一枪送他上西天！”

通信员马晓迟疑着，看上去想说点什么。武从军突然地拔出手枪，对准了马晓：“再他娘亲的放屁怕崩破裤子，老子先毙了你！”

马晓并没有紧张，而是十分镇定地：“队长，小日本这一次的阵势好几百

人，看来是志在夺取我们的牛郎镇呀！咱们如果死拼硬守，会全队覆没的。”

“你他娘亲的怕死？”

“怕死？跟着你，怕死不就是找死吗！队长，我们的人，眼下加起来不到一百人啊！你看看小日本，少说也有五百人！”

武从军摸摸额头上系着的绣着个“武”字的红色头巾，冷静下来：“马晓，你快马赶回天仙坪，请求武司令派兵增援！”

“可是……可是……”马晓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担心。

“没有什么可是！没有司令的撤离命令，丢了牛郎镇也是要掉头的，不如横下一条心，跟小日本拼到底！”

“可是……可是……”

武从军又急了：“你娘亲的还是个男人不是？快去！放心，咱们的牛郎镇易守难攻，小日本三两天还攻不进来。”

马晓左腿跪下，右手握拳击地：“队长保重，我走了！”

马晓快速地跑下城墙，骑上一匹战马，从一条秘密的通道奔出了牛郎镇。

战马在崎岖的山岭间奔驰着，马晓不时地扬鞭，系在他头上的那条绣着一个“武”字的红色头巾，远远地望去，像一团飘动着的火焰。

崇山峻岭间，急驰的马蹄踏破山野的寂静，踏碎此起彼伏的蝉鸣，踏乱了一条小溪的叮咚之声。马晓就在奔马穿过小溪的瞬间，侧身低姿，将事先从头上扯下的红色头巾湿在小溪之中，捞起，往嘴里滴流了一些溪水，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更加精神抖擞地往山岭深处驰去。

黄埔出身的武家军司令武镇山正在欣赏自己练习的书法，一个个写好的“武”字放在奇大的办公桌上，侍女白菊走近武镇山：“司令，二太太叫你到她那儿去哩！”

武镇山听见了装作没听见，拿起一支看上去颇似雪茄形状的东西，叼到嘴里。侍女白菊见状，忙拿起桌上的火柴，替他点了火：“司令，二太太说他今儿个心慌意乱得紧，想叫你过去陪陪她哩！”

武镇山的目光落在白菊的脸上，刚要开口说些什么，一声报告之后，天仙坪的总管、武镇山的得力助手、胞弟武镇群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司令，小

日本攻打我们的织女镇和牛郎镇了！”

“什么，消息准确吗？——你下去吧！”武镇山在说“你下去吧”时，用手指了一下白菊，白菊“嗯”了一声，退下。武镇群挥袖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司令，你看怎么办？”

武镇山吸了两口烟，走到窗前，将嘴里的烟雾喷到窗外，转过身来，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武镇群道：“看来，小日本终于明白，我武镇山是一块肥肉啊！镇群，牛郎镇和织女镇的现况怎么样，知道吗？”

“攻打织女镇的，是日军川岛佐夫所部，据玉临树队长派回来请求救兵的兄弟说，川岛佐夫领着五百余兵，摆出了一幅包围久攻的架势，看样子是志在必得。牛郎镇方面，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消息。”

武镇山听罢，亲自给武镇群斟了一杯茶：“坐下喝杯茶吧，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遇事不要显得这么紧张这么慌乱，牛郎镇会有消息的。”

武镇群坐下，喝了一口茶：“司令，向不向织女镇派救兵呀？”

“派救兵，你有多少救兵可派？”

“咱们天仙坪还有武中原的一队人马可用。”

武镇山吐出一口浓烟，向武镇群摆摆手：“中原的一队人马，总数不过两百。现在，攻打我织女镇的川岛佐夫，有五百人！如果我估计不错，同时攻打我牛郎镇的日军，也会在三百人以上。镇群，你说这救兵，该怎么派，派出之后，结果又会如何？”

武镇群放下茶杯，有点紧张地：“司令，你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派，都是杯水车薪？”

“不仅是杯水车薪，还是以卵击石啊！几年来，咱们的武家军虽然在不断壮大，方圆两百里内，数咱们的实力最为雄厚，可终究不是一支正规军队！小日本呢，不管怎么说，人家能在短短几年内侵占大半个中国，不可小看了他们。”

言罢，武镇山走近办公桌，再次拿起了一支颇似雪茄的东西，叼在嘴上，慢慢地点燃，慢慢地吐出浓浓的烟雾。

天仙坪的东天门外，一匹快马由远而近，继而立在门前。马晓骑在马上高喊：

“守门的兄弟，我是马晓，快快开门，兄弟我有急事要见司令！”

“什么急事呀？已过开门的时间，是不是昨日夜里你的屁股让妹子咬了一口？”

“瞎他娘亲的胡诌个啥呀，牛郎镇快让小日本攻破了！”

厚重的铁质城门在八个兄弟用力的绞动下缓缓地提升而起，马晓策马冲进了城门，铁门缓缓地落下。

武家军司令部内，武镇山的嘴里叼着一支颇似雪茄的烟，立在一张看上去已经发黄的地图前，对站在一旁的武镇群道：“镇群，你说，小日本此次取我牛郎镇和织女镇，意图何在？”

“恕阿弟愚钝，请司令明示。”

“你看，”武镇山手指地图：“你看，牛郎镇在天仙坪之东，织女镇在天仙坪之西，而我天仙坪的南面和北面，则是数百里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也就是说，小日本想占领我们的天仙坪，首先就要拿下牛郎镇和织女镇。这是因为，牛郎镇和织女镇，是我们天仙坪东西的两道关卡。”

“司令，你的意思是说，小日本接着还要攻打咱们的天仙坪？”

“这是小日本的如意算盘！不过，咱们的天仙坪，经过多年来的经营，虽不是铜墙铁壁，也不是他小日本想攻破就攻破的！”

“报告！”报告声从门外传进了门内。

武镇山坐定，武镇群向门口处走了几步：“进来！”

马晓一身汗水地进门，左腿跪下，右手握拳击地：“司令，武从军队长让我回来搬救兵，快派人支援牛郎镇吧，小日本几百号人，要啃掉牛郎镇啊！”

“牛郎镇战况如何？”

马晓起立站直：“小日本攻打了好几天，每天进攻不下六次，我们打死打伤了一百多号日本兵，自家的兄弟，也伤亡了几十口子。”

武镇山一时无语，慢慢地拿起笔，慢慢地铺好纸，一摁灭烟，运笔如飞，一连写下两道撤退令。写好，装进信封内，一封递给马晓：“火速赶回牛郎镇，将此信交给武从军！”

“司令，你不派兄弟……”

“执行命令！”

“是！”马晓一脸疑惑但态度坚定地立正，转身跑出。武镇山将另一个信封

递给了武镇群：“你去交给织女镇派回来的人吧。”武镇群接过，说了句“司令重保”的话，也转身走出。

司令部后院，玉临风坐在方桌旁，左手轻抚着心口，右手端起方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这天也不太热，我怎么身上发燥呢，要出事，一定是要出大事！白菊，你说，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呀？”立在玉临风身边的白菊经玉临风这么一问，停住了为她轻轻打扇的手：“二太太，不会出什么事的，咱们这天仙坪，有武司令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能出什么事呢！”

“你不懂，男人越有本事呀，越是容易出事！白菊，我让你去叫司令过来陪陪我，你去叫了吗？”

“叫了，司令原是打算过来的，可是……”

“可是什么？别慢吞吞的，屎到屁眼儿处还慢慢地往外挤。”

“司令那儿来人了。”

“谁呀？”白菊停住的手又轻摇起蒲扇：“是咱们天仙坪的二当家武镇群总管。”

二太太一激灵，坐直了身子后又恢复成原样：“他从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一定是出了事！白菊，咱们去找司令问个清楚。”

“二太太，司令早就规定，不准你和大夫人走进他的司令部呢！我看，还是等到晚上，你躺在他身边再吻（问）他吧！”

“又嚼舌根子不是，找打！”二太太喜笑颜开地起身，一把拽住白菊，伸手咯吱她的腋窝，咯吱得白菊格格格笑得喘不过气儿来求饶：“好二太太，别再咯吱我了，我再也不叫你吻他了还不行吗！”

“哟——你们俩主不主，仆不仆的，好叫人羡慕呢！”大夫人的侍女红杏走进来说。

二太太和白菊停止了闹腾。二太太问：“红杏，有事吗？”

“没有事，小的哪儿敢打搅二太太的清静呢！大夫人说，她的病开始见好了，但仍是起不了床，想请二太太到天仙寺走一趟，替她在菩萨面前烧几炷香。”

“姐姐的病见好，妹子我还真的打心眼里高兴呢！”

令狐“是呀，不然的话，二太太怎么会和白菊如此地开心呢！”红杏的话里似乎隐含着什么东西。二太太玉临风听得明白，却没生气，还是一脸的微笑：“红杏，你回去转告大夫人，就说我待会儿就去天仙寺，替她去上香。”

红杏一礼道：“小的代大夫人谢过二太太！”

“不用谢，去吧！”红杏退去。

白菊再次轻摇蒲扇：“二太太，咱们真的要去天仙寺？”

“大夫人交办的事，我敢不办吗？再说，没什么正经事，到天仙寺溜溜腿脚，观观山景，可怡心情。”

“要是能见到百戒大师，就更怡心情了！”言罢，白菊做了个鬼脸，知道自己言语有失分寸。

“再乱嚼舌根子，我叫人剥你的皮！”二太太玉临风做出了一副要揍人的架势，又说：“去打理一下，咱们去天仙寺。”

红杏扶着侧卧在床的大夫人。大夫人脸色蜡黄，咳嗽没完没了，像是咳出一口痰，红杏从床底取出瓷质的痰盂，大夫人吐了痰，有气无力地说：

“红杏，这会儿，我又觉得病重了许多，你刚才是去二太太那儿了吗？”

“是的。”

“二太太她还好吧，答应替我去天仙寺吗？”

红杏“嗯”了一声，想了想又道：“夫人，二太太说，要不是怕打搅了你的清静，早就过来看望你了，听说你让她去天仙寺后，乐意得紧呢！”

大夫人韩冬梅的脸上出现了几丝笑，是无可奈何的笑也是冷冰冰的笑：“人在病中呀，就爱想东想西的（咳嗽），这些天啊，我想呀（咳嗽）——想我那个在日本留学的二儿子东南，想我那个在北平念书的大丫头追月，想我那个在国军队伍里当团长的大儿子西北。”

“娘亲，你就不想我了吗？”一身武家军装束的次女武追星走进来，坐到床边，拉住韩冬梅的手，如此说。

“想你个疯样儿还是想你不学无术胸无点墨，还是叫娘亲想你的没规没矩（咳嗽）。”

“娘亲，我的枪法又有进步了，一百步内，想打哪儿就打哪儿，真的！”言罢，武追星就掏出手枪，对准方桌上的茶壶，“砰”的一枪，茶壶应声而碎。